

经典国学系列丛书

李志敏 主编

唐宋八大家名篇鉴赏

品读经典国学 享受品质人生



时间流走了岁月，流不走的是往圣绝学；世间纵有万千变化，不变的是我们对民族文化割不断的情结；五千年传承的文明血脉，孕育的强大国民精神，让我们世代仰慕。



超值
典藏版
39.80元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美术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名篇鉴赏



卷二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美术出版社





愚溪诗序



灌水①之阳有溪焉，东流入于潇水。或曰：冉氏尝居也，故姓是溪为冉溪。或曰：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谓之染溪。余以愚触罪，滴潇水上，爱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绝者家焉。古有愚公谷②，今予家是溪，而名莫能定，土之居者犹断断然③，不可以不更也，故更之为愚溪。

愚溪之上，买小丘为愚丘。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，又买居之，为愚泉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盖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，为愚沟。遂负土累石，塞其隘为愚池。愚池之东为愚堂，其南为愚亭，池之中为愚岛。嘉木异石错置，皆山水之奇者，以余故，咸以愚辱焉。

夫水，智者乐也。今是溪独见辱于愚，何哉？盖其流甚下，不可以溉灌；又峻急，多坻石，大舟不可入也；幽邃浅狭，蛟龙不屑，不能兴云雨。无以利世，而适类于余，然则虽辱而愚之，可也。宁武子④“邦无道则愚”，智而为愚者也；颜子“终日不违如愚”，睿而为愚者也，皆不得为真愚。今余遭有道，而违于理、悖于事，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。夫然，则天下莫能争是溪，余得专而名焉。

溪虽莫利于世，而善鉴万类，清莹秀澈，锵鸣金石，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乐而不能去也。余虽不合于俗，亦颇以文墨自慰，漱涤万物，牢笼⑤百态，而无所避之。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，昏然而同归，超鸿蒙，混希夷⑥，寂寥而莫我知也。于是作《八愚诗》，纪于溪石上。

① 灌水：湘江的支流，在今广西东北部。

② 愚公谷：在今山东淄博市。其名见于《说苑·政理》。

③ 断断然：争辩样子。

④ 宁武子：名俞，谥武，春秋时卫国大夫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他在国家乱世时装傻，太平时很聪明。

⑤ 牢笼：包括一切之意。

⑥ 希夷：指无声无色，空虚寂静的世界。

【鉴赏】

本文是作者为他的《八愚诗》所写的序，文中借景寄意，以愚溪之“清与美”，却“独见辱于愚”，比喻自己遭贬受辱的境遇，抒发自己被贬谪的感情。融叙事、写景、议论、抒情于一体，文意婉曲而意味深长。





送薛存义序



河东薛存义①将行，柳子载肉于俎②，崇酒于觴，追而送之江之浒。饮食之，且告曰：“凡吏于土者，若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凡民之食于土者，出其十一佣乎吏，使司平于我也。今受其直怠其事者，天下皆然。岂惟怠之，又从而盗之。向使佣一夫于家，受若直，怠若事，又盗若货器，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。以今天下多类此，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？势不同也。势不同而理同，如吾民何？有达于理者，得不恐而畏乎！”

存义假令③零陵二年矣。蚤作而夜思，勤力而劳心，讼者平，赋者均，老弱无怀诈暴憎，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，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。吾贱且辱，不得与考绩幽明④之说，于其往也，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。

【鉴赏】

在这篇序文中，作者以临别赠言的形式，集中地表述了他对于官吏职责的见解，这番赠言构成了本文的主旨。

① 薛存义：唐时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人，曾在零陵（今属湖南省）代理县令，为柳宗元同乡好友。

② 俎：古代祭时盛肉的礼器。此处指盛肉器具。

③ 假令：代理县令。

④ 幽明：善恶，此处指政绩优劣。

送徐从事北游序



读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莫能言说，其容貌充充然，而声名不闻传于世，岂天下广大多儒而使然欤？将晦其说，讳其读，不使世得闻传其名欤？抑处于远，仕于远，不与通都大邑豪杰角其伎而至于此欤？不然，无显者为之倡，以振动其声欤？今之世，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，观生亦非晦讳其说读者，然则余二者为之决矣。

生北游，必至通都大邑，通都大邑，必有显者，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？苟闻传必得位，得位而以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之道施于事，及于物，思不负孔子之笔舌。能如是，然后可以为儒。儒可以说读为哉！

【鉴赏】

本文针对徐生“声名不闻传于世”的现实状况，提出了四种假设理由。立论严谨，文思缜密，疑问句和排比句的穿插运用，使文势显得咄咄逼人，大有气宇磅礴之概。





送李渭赴京师序



过洞庭，上湘江，非有罪左迁者罕至。又况逾临源岭，下漓水，出荔浦，名不在刑部？而来吏者，其加少也固宜。前余逐居永州，李君至，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，无所束缚，自取瘴疠。后余斥刺柳州，至于桂，君又在焉，方屑屑为吏。噫，何自苦如是耶！

明时宗室属子当尉畿县。今王师连征不贡，二府方汲汲求士。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。久游燕、魏、赵、代间，知人情，识地利，能言其故。以是入都，干丞相，益国事，不求获乎己，而已以有获。予嫉其不为是久矣。今而曰将行，请余以言。行哉行哉！言止是而已。

【鉴赏】

李渭是李唐宗室之子，先后在永州、柳州作地方官。这篇序写于李渭由柳州赶赴京师长安之前，当时作者被贬谪于柳州任刺史，应李渭之请写此短文以赠。关于这篇短文，章士钊在《柳文指要》中评论道：“短篇笔力健举，如繁弦急管，极悲凉激楚之致。”

序 饮



买小丘，一日锄理，二日洗涤，遂置酒溪石上。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，离坐其背。实觞而流之，接取以饮。乃置监史而令曰：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，逆而投之，能不洄于淤，不止于炫，不沉于底者，过不饮。而洄而止而沉者，饮如筹之数。既或投之，则旋眩滑汨，若舞若跃，速者迟者，去者住者，众皆据石注视，欢抃以助其势。突然而逝，乃得无事。于是或一饮，或再饮，客有娄生图南者，其投之也，一洄一止一沉，独三饮，众大笑欢甚。余病痞，不能食酒，至是醉焉。遂损益其令，以穷日夜而不知归。

吾闻昔之饮酒者，有揖让酬酢百拜以为礼者，有叫号屡舞如沸如羹以为极者，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，有资丝竹金石之乐以为和者，有以促数纠逖而为密者，今则举异是焉。故舍百拜而礼，无叫号而极，下袒裼而达，非金石而和，去纠逖而密。简而同，肆而恭，衍衍而从容，于以合山水之乐，成君子之心，宜也。作《序饮》以贻后之人。

【鉴赏】

此文标题中的“序”字，是记叙的意思；“序饮”，即记叙一次饮酒的情况、感想。





序 棋



房生直温，与予二弟游，皆好学。予病其确也，思所以休息之者。得木局，隆其中而规焉，其下方以直，置棋二十有四。贵者半，贱者半；贵曰上，贱曰下，咸自第一至十二，下者二乃敌一，用朱墨以别焉。房于是取二毫，如其第书之。既而抵戏者二人，则视其贱者而贱之，贵者而贵之。其使之击触也，必先贱者；不得已而使贵者，则皆栗焉惛焉，亦鲜克以中。其获也，得朱焉则若有余，得墨焉则若不足。

余谛睨之，以思其始，则皆类也，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。适近其手而先焉，非能择其善而朱之、否而墨之也。然而上焉而上，下焉而下，贵焉而贵，贱焉而贱，其易彼而敬此，遂以远焉。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，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？无亦近而先之耳！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？其敬而易者，亦从而动心矣，有敢议其善否者欤？其得于贵者，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？其得于贱者，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？其所谓贵者，有敢轻而使之者欤？其所谓贱者，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？彼朱而墨者，相去千万，不啻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？余墨者徒也，观其始与末，有似棋者，故叙。

【鉴赏】

该篇将人们对待贵贱之人和贵贱之棋的不同态度，层层写出，有力地讽刺了世上那些敬“贵”而易“贱”的势利人。

馆驿使壁记



凡万国之会，四夷之来，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。奉贡输赋，修职于王都者，入于近关，则皆重足错毂，以听有司之命。征令赐予，布政于下国者，出于甸服，而后按行成列，以就诸侯之馆。故馆驿之制，于千里之内尤重。

自万年至于渭南，其驿六，其蔽曰华州，其关曰潼关。自华而北，界于栌阳，其驿六，其蔽曰同州，其关曰蒲津。自灊而南，至于蓝田，其驿六，其蔽曰商州，其关曰武关。自长安至于盩厔，其驿十有一，其蔽曰洋州，其关曰华阳。自武功而西，至于好畤，其驿三，其蔽曰凤翔府，其关曰陇关。自渭而北，至于华原，其驿九，其蔽曰坊州。自咸阳而西，至于奉天，其驿六，其蔽曰閤州。由四海之内，总而合之，以至于关；由关之内，束而会之，以至于王都。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，旁午而至，传吏奉符而阅其数，县吏执牒而书其物。告至告去之役，不绝于道；寓望迎劳之礼，无旷于日。而春秋朝陵之邑，皆有传馆。其饮饩饩，咸出于丰给；缮完筑复，必归于整顿。列其田租，布其货利，权其入而用其积，于是有出纳奇赢^①之数，勾会考校之政。

大历十四年，始命御史为之使，俾考其成，以质于尚书。季月之晦^②，必合其簿书，以视其等列，而校其信宿，必称其制。有不当者，反之于官。尸其事者有劳焉，则复于天子而优升之。劳大者增其官，其次者降其调之数，又其次犹异其考绩。官有不职，则以告而罪之，故月受俸二万于太府。史五人，承符者二人，皆有食焉。

先是假废官之印而用之，贞元十九年，南阳韩泰告于上，始铸使印而正其名。然其嗣当斯职，未尝有记之者。追而求之，盖数岁而往则失之矣。今余为之记，遂以韩氏为首。且曰修其职，故首之也。

【鉴赏】

这是一篇记叙唐代馆驿制度的文字，有相当的史料价值。章士钊在评述此文时说：“子厚记叙之妙，在条贯错杂处，点次明白，如在掌上。”此论可谓得休。

① 奇赢：积财以蓄货。

② 季月之晦：季月，春夏秋冬四季末月。晦，农历每月最后一日。





岭南节度飨军堂记



唐制，岭南为五府，府部州以十数。其大小之戎，号令之用，则听于节度使焉。其外大海多蛮夷，由流求、诃陵^①，西抵大夏、康居，环水而国以百数，则统于押蕃舶使焉。内之幅员万里，以执秩拱稽，时听教命；外之羁属数万里，以译言贄宝，岁帅贡职。合二使之重，以治于广州，故宾军之事，宜无与校大。且宾有牲牢饗飨，嘉乐好礼，以同远合疏；军有犒饗宴飨，劳旋勤归，以群力一心。于是治也，濛閼阶序，不可与他邦类，必厚栋大梁，夷庭高门，然后可以上充于揖让，下周于步武。

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，且专二使，增德以来远人，申威以修戎政。大飨宴合乐，从其丰盈。先是为堂于治城西北隅，其位，公北向，宾众南向，奏部伎于其西，视泉池于其东。隅奥庑侧，庭庑下陋，日未及晡，则赫炎当日，汗眩更起，而礼莫克终。故凡大宴飨、大宾旅，则寓于外垒，仪形不称。公于是始斥其制，为堂南面，横八楹，纵十楹，向之宴位，化为东序，西又如之。其外更衣之次，膳食之宇，列观以游目，偶亭以展声，弥望极顾，莫穷其往。泉池之旧，增浚益植，以暇以息，如在林壑。问工焉取，则师舆是供；问役焉取，则蛮隶是征；问材焉取，则隙宇是迁。或益其阙，伐山浮海，农贾拱手，张目视具。

乃十月甲子克成，公命飨于新堂。幢牙茸纛，金节析羽，旆旗旒旌，咸饰于下。鼓以鼗^②晋，金以铎铙。公与监军使，肃上宾，延郡僚，将校士吏，咸次于位。卉裳罽衣^③，胡夷蜚蛮，睢盱就列者，千人以上。铏鼎体节，燔炮馘炙，羽鳞狸互之物，沉泛醢盎之齐，均饫于卒士。兴王之舞，服夷之伎，揅^④击吹鼓之音，飞腾幻怪之容，寰观于远迩。礼成乐遍，以叙而贺，且曰：“是邦临护之大，五人合之，非是堂之制，不可以备物；非公之德，不可以容众。旷于往初，肇自

① 流求、诃陵：流求，东汉、三国时称今台湾为夷州，隋改称流求。诃陵，古南海国名。

② 鼗：音 féng，大鼓。

③ 卉裳罽衣：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。罽，音 jì，毛织品。

④ 揅：音 jiá，通“戛”，敲击。



今兹，太和有人，以观远方，古之戎政，其曷用加此！”

华元，名大夫也，杀羊而御者不及；霍去病，良将军也，余肉而士有饥色。犹克称能，以垂到今。矧兹具美，其道不废，愿访于金石，以永示后祀。遂相与来告，且乞辞，某让不获，乃刻于兹石云。

【鉴赏】

本篇在柳宗元所写的三十六篇记中，为第二大记，篇幅仅次于《兴州江运记》。纵观全文，起笔放得很开，收笔紧扣文题，中间叙事条理清晰，繁简得体。



兴州江运记



御史大夫严公^①，牧于梁五年。嗣天子举周、汉进律增秩之典，以亲诸侯。谓公有功德理行，就加礼部尚书。是年四月，使中谒者来锡公命。宾僚吏属，将校卒士，薰老童孺，填溢公门，舞跃欢呼，愿建碑纪德，垂亿万祀。公固不许，而相与怨咨，遑遑如不饮食。于是西鄙之人，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，愿刻岩石。曰：

维梁之西，其蔽曰某山，其守曰兴州。兴州之西为戎居，岁备亭障，实以精卒。以道之险隘，兵困于食，守用不固。公患之曰：“吾尝为兴州，凡其土人之故，吾能知之。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，又西抵于成州，过栗亭川，逾宝井堡，崖谷峻隘，十里百折，负重而上，若蹈利刃。盛秋水潦，穷冬雨雪，深泥积水，相辅为害。颠踣腾藉，血流栈道。糗粮刳藁，填谷委山，马牛群畜，相藉物故。恇夫^②毕力，守卒延颈，嗷嗷之声，其可哀也。若是者，绵三百里而余。自长举之西，可以导江而下，二百里而至，昔之人莫得知也。吾受命于君，而育斯人，其可已乎？”乃出军府之币，以备器用，即山僦功。由是转巨石，仆大木，焚以炎火，沃以食醢，摧其坚刚，化为灰烬。畚鍤之下，易甚朽壤，乃辟乃垦，乃宣乃理。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，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。厥功既成，咸如其素。于是决去壅土，疏导江涛，万夫呼抃，莫不如志。雷腾云奔，百里一瞬，既会既远，澹为安流。烝徒讴歌，枕卧而至，戍人无虞，专力待寇。

惟我公之功，畴^③可侔也！而无以酬德，致其大愿，又不可得命。矧公之始来，属当恶岁，府庾甚虚，器备甚殫，饥谨昏札^④，死徙充路。赖公节用爱人，克安而生，老穷有养，幼乳以遂，不问不使，咸得其志。公命鼓铸，库有利兵；公命屯田，师有余粮；选徒练旅，有众孔武；平刑议狱，有众不黜；增石为防，

① 严公：即严飏，严震从祖弟，贞元十五年时任御史大夫，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、观察使等。

② 恇夫：馈送粮食的人。恇，音 yùn。

③ 畴：谁。

④ 昏札：指死亡。夭死曰札，未名曰昏。



膏我稻粱；岁无凶灾，家有积仓；传馆是饰，旅忘其归；杠梁以成，人不履危。若是者，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，不出四方之力，而百役已就。且我西鄙之职官，故不能具举。惟公和恒直方，廉毅信让，敦尚儒学，揖损贵位，率忠与仁，以厚其诚。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，行之坚勇，不俟终日，其兴功济物，宜如此其大也。

昔之为国者，惟水事为重。故有障大泽，勤其官而受封国者矣。西门遗利，史起兴叹。白圭^①壑邻，孟子不与。公能夷险休劳，以惠万代，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。是用假辞谒工，勒而存之，用永宪于后祀。

【鉴赏】

本文是三十六记中最长的一篇，近九百字。关于此记的特点，被学者认为：“朴茂典实，并深博无涯矣，千年以来，文坛无间言。”

① 白圭：字丹，战国时水利家。



游黄溪记



北之晋，西适幽，东极吴，南至楚越之交，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，永最善；环永之治百里，北至于浯溪，西至于湘之源，南至于泂泉，东至于黄溪东屯，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，黄溪最善。

黄溪距州治七十里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，至黄神祠。祠之上，两山墙立，如丹碧之华叶骈植，与山升降。其缺者为崖峭岩窟，水之中，皆小石平布。黄神之上，揭水八十步，至初潭，最奇丽，殆不可状。其略若剖大瓮，侧立千尺，溪水积焉。黛蓄膏渟，来若白虹，沉沉无声。有鱼数百尾，方来会石下。南去又行百步，至第二潭。石皆巍然，临峻流，若颞颌颞腭。其下大石杂列，可坐饮食。有鸟赤首乌翼，大如鹄，方东向立。自是又南数里，地皆一状，树益壮，石益瘦，水鸣皆锵然。又南一里，至大冥之川，山舒水缓，有土田。始黄神为人时，居其地。

传者曰：“黄神王姓，莽之世也。莽既死，神更号黄氏，逃来，择其深峭者潜焉。始莽尝曰：‘余黄虞之后也’，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。”“黄”与“王”声相迹，而又有本，其所以传言者益验。神既居是，民咸安焉，以为有道。死乃俎豆之，为立祠。后稍徙近乎民，今祠在山阴溪水上。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，既归为记，以启后之好游者。

【鉴赏】

该文是记录柳宗元游览永州东七十里的黄溪美景的情况，虽不若“永州八记”有名，但也是其山水游记中颇具特色的一篇，林纾《韩柳文研究法·柳文研究法》赞曰：“黄溪一记，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。”



始得西山宴游记



自余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栗。其隙也，则施施而行，漫漫而游。日与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穷回溪，幽泉怪石，无远不到。到则披草而坐，倾壶而醉。醉则更相枕以卧，卧而梦。意有所极，梦亦同趣。觉而起，起而归。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华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异之。遂命仆人过湘江，缘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穷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^①而遨，则凡数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^②之下。其高下之势，岿然洼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攒蹙累积，莫得遁隐。萦青缭白，外与天际，四望如一。然后知是山之特立，不与培塿为类，悠悠乎与颢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与造物者游，而不知其所穷。引觞满酌，颓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苍然暮色，自远而至，至无所见，而犹不欲归。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。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。游于是乎始，故为之文以志。是岁，元和四年也。

【鉴赏】

该篇是柳宗元“永州八记”的第一篇，亦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创天人合一散文意境的第一篇散文。

① 箕踞：也作“箕踞”、“距踞”，坐时两脚伸直岔开，形似簸箕。

② 衽席：床席之意。衽本意指寝卧之具。



钴姆潭^①记



钴姆潭在西山西，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东流，其颠委势峻，荡击益暴，啮其涯，故旁广而中深，毕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轮，然后徐行。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，有树环焉，有泉悬焉。

其上有居者，以予之亟游也，一旦，款门来告曰：“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，既芟山而更居，愿以潭上田贺财以缓祸。”予乐而如其言。则崇其台，延其槛，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，有声濿^②然。尤与中秋观月为宜，于以见天之高、气之迥。

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兹潭也欤！

【鉴赏】

游记文章以写景畅神为主，本文在游记中映带民生疾苦，写出关切、同情人民的真情，写得含蓄而不刻露，深得儒家诗教“温柔敦厚”的精神。

① 钴姆潭：钴姆，本是熨斗，因潭形状似熨斗，故名钴姆潭。

② 濿：音 cóng，水声。